

20 1 2 3 4 5 6 7 8 9 130 1 2 3 4 5



松本  
萬年

著

田舎繁昌記

初篇





松本萬丰著

文明

餘誌

田舎繫昌記

11043  
初編

明治八年

六月新刻

文昌堂發兌

文明餘誌自叙

昭代右文之化、施及九垓、八紘、五大洲、中、貿易、普通、英也、佛也、獨乙也、魯西亞也、于支那、于印度、各國之人、萬邦之物、爭航競艘、日夜輻輳、于三府于五港、焉皇風之所被、豈可不謂廣大矣哉、然而郡縣村邑、亦變鄙野、舊習得歸、文明、德教、則文士、遭際、此世

清國  
藏書

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安得<sub>レ</sub>不<sub>レ</sub>記<sub>レ</sub>其繁昌<sub>ヲ</sub>以鳴<sub>中</sub>其光隆<sub>上</sub>耶頃<sub>下</sub>  
者府下已<sub>ニ</sub>有<sub>ニ</sub>東京繁昌<sub>ヲ</sub>記之著<sub>一</sub>余亦  
微<sub>レ</sub>輦<sub>ニ</sub>筆<sub>ス</sub>郡縣之開化<sub>ヲ</sub>名<sub>ケ</sub>曰<sub>ニ</sub>文<sub>一</sub>明<sub>レ</sub>餘<sub>一</sub>誌  
迂<sub>レ</sub>僻<sub>ヲ</sub>野<sub>一</sub>叟<sub>レ</sub>聞<sub>レ</sub>見<sub>レ</sub>殊<sub>ニ</sub>狹<sub>ク</sub>記<sub>レ</sub>事<sub>ヲ</sub>不<sub>レ</sub>華<sub>上</sub>看<sub>ル</sub>者  
比<sub>ニ</sub>之<sub>ヲ</sub>村婦之醜<sub>ニ</sub>亦<sub>レ</sub>所<sub>レ</sub>不<sub>レ</sub>辭<sub>也</sub>耳

文明誌 田舎繁昌記目錄

初篇

小學校

養蠶

村劇

二篇

藝妓

教院

鄉宿



目錄終

文明餘誌 田舍繁昌記

松本萬年 著



或一區中學校  
或一區為一小區  
或一區為一小區  
或一區為一小區  
或一區為一小區

處無學樵童收豎何人不學而悉屬中學以統

于大學焉學政之行豈不偉哉諸方學校摸樣

雖不無小異同決無起于常規者所記于此者



某縣所轄之一所其他可類推焉也

凡建小學令募民財以充用以故不能一時營

築者多就僧寺假設焉間或有新創者槩扁其

門曰某區小學又有官賜旗章建為表記學中

教師一二人助教三四人或四五人統督一大

區中學則者曰學區取締幹學中諸事者曰保

護或事務給薪水茶飯者曰雜灑其始撰教師

也不招那硃々窮年徒極穿鑿老儒先生况於

賣牛買刀頑然一書生乎出于江繁昌記語蓋恐其流

于虛文陷于浮華為迂遠無益之學也多是令

子弟自年十七八至二十五六資質愿慤者就

業於師範學校限以六十許日傳習而歸開校

師童生生徒以滿六歲送校至滿十三歲是為

小學卒業學課曰習字曰綴字曰單語曰數學

如修身學非童生之可全理會得則又屬之別

科而教師時將忠孝事跡感動人心等談恻々

說諭以使之知天理人道之要歸耳謂之修身

口授習書字運筆為習字學積字成句為綴字



識日月星辰方圓曲直等字為單語單語也綴  
字也必令之記誦諳練是為初等畧涉化學地  
理會話語學博物等者是為上等如數字則專  
用洋法近日用和法自分數名位至開方連級學  
亦有等級云開校之初有禁家學私塾授漢籍  
令

學中正面極隅之所黑板幾箇倚在于壁豎可  
六尺有脚橫四尺許為白墨書字具距板數步  
中央安置一桌堆積書籍桌後居一凳子以為

教師所靠桌之兩傍有四五凳子左右相對為  
助教及事務而設凳子兩傍安排許多長机机  
高低二高者二尺許低者可一尺五寸並長六  
尺低者代胡床生徒倚之一机可列倚五六人  
高者排擺筆墨書卷生徒對之習業凡每日以  
九字進于學十二字而退飯分一晝夜為二十  
四晌午後一晌為  
一時夜則子後一晌為一時晝午一字復進三  
為十二時亦是維新以後之制

字罷歸一六之日休暇放學一日間生徒總息  
四五回凡這諸般諸學無不依例者時鐘鳴九



生徒旅進就机列倚教師助教嚴肅來進檔高  
 袴太短外套殊長身不到英佛而最諸洋語天  
 不下雨雪而常着高屐散髮尖帽昂然一先生  
 徐々靠凳子咳一咳叫聲言俯生徒悉俯叫仰  
 生徒皆仰又叫聲道甲立讀誦一生便立而誦  
 東西南北乾坤巽艮角丸三角等語如所謂建  
 板頭水恰與盲師早語一般早語畢而就机又  
 叫聲乙立乙亦依前早語長短高低曲直云々  
 誦罷倚机教師警咳更叫俯仰生徒一齊俯仰

教師或助教進而立黑板前手把白墨板面書  
 幾個數目100等問道這箇分數如何生徒隨  
 其等級應答或教師問這箇加減何如就得生  
 徒工夫熟慮把石筆面石磐算來計去有所會  
 得則書磐以答若有誤錯則手巾揩盤再四研  
 精更記答言如是能合則可之否則黜之時容  
 報午教師叫立聲退生徒俯仰而立齊整旅退  
 友人某詩云區々小學遠相連白墨漆牌費萬  
 錢村豎市兒群似蟻乾坤巽艮喊夷天學校之



威可以見矣

一老儒先生倚柱嗒焉既而浩嘆長息亦是買生傳來

道嗟悲哉命之窮也遭此陽九令廢家塾受不能

修錢豈是類儒林填坑之事無買米錢禁授漢

籍不得使同詩書為煙之時先生畢竟不知庚

凡事有可必師古者也有不可必師古者也綱

常彛倫仁義忠信依此則家齊國治否則身危

民畔是可必師古者也若夫技藝百事則有暗

于古而明于今精于彼而疏于此者不得不從

其明採其精矣是不可必師古者也歐米等之

長于技藝天文地理醫術器械窮理之確巧智

之長律古所未曾有而此邦所未曾見也則宜

取彼長以補我短耳而不解事者駭其明迷其

長要使凡百悉皆必從洋風開口則曰漢籍無

益于世周孔之道迂也見散髮為開化指屬服

曰文明異哉民去邪慝而歸德化俗羞僻陋而

順禮法是之謂文明開化豈言一尚簡便伶俐

狡猾專務功利之謂耶我國體之尊言未畢



狸奴來狎，踢倒座傍茶罌，茶流露席，先生罵道：「此業畜汝亦不順禮法者，措畢復道：夫我國躰之尊，民俗之美，天孫降臨，神武創業，以還閔休對天明德光被，君臣之彝，文物之盛，可謂世界無比矣。是以任那來貢，甫慎率服，而尚未滿足以周孔之道合于邦俗，取文獻於彼以翊我皇猷於是乎天柱益尊，地維以立，皇系連綿天壤無窮，豈不崇矣乎！唐禪虞受，劉衰曹篡，此是彼之惡俗，非周孔之道也。而歸咎于漢籍中。」

世以降漸趨奢移，皇風不振，民薄德教，要當抑浮靡，張紀綱，敦民俗，以復古昔也。不在其位而不謀其政，而妄謂我俗陋我民愚矣，誣皇祖罔國躰，不亦甚乎！如夫綱常彝倫，仁義忠信，互于古今，通于東西，宇宙間不易之常道，而謂之迂談，謂之陳論，人情之競新奇也，真可悲矣，真可嘆矣。且彼之所謂自主自由者，何天高地厚，即是天地之自主，天覆地載，即是天地之自由，父子之親，父子之自由，君臣之義，君臣之自由，貴賤長幼，夫婦



兄弟各守其職分而不能相奪之謂自主自由  
 非弟凌兄婦逆夫之謂也是之不察謬解以誤  
 後學悲哉此輩洋學固不達西洋長處開口則  
 說共和合眾又不知國體吐語則論沿革撰襲  
 毫無日本膽氣欲甘為西洋奴隸不悲哉然而  
 竊怪官廢私塾禁家學不達時宜妄為高論所以被處如那口  
 掉虎舌身無實行砢々窮年徒極穿鑿非儒人  
 也如那腸錦口繡鬻市獲利非學士也這是俗  
 儒曲學亂倫敗俗亦大美如此輩廢之亦可罰

之亦可我則異于是有可有不可希世之雋民瑚璉

之閑器妙思六經道遙百氏壯大言質則接明道

之和氣學則窺仲尼之門牆至矣說經也揭馬

融之絳帳使極作レ文也超レ韓愈之高山陽錦

市尊德誼而排曲學攻レ異端以歸レ正道斯也已節

行修整心存經世出則可以覺醒此世開牖斯

民處則可以扶レ翊道義藻飾休隆其然豈而レ使

之徒葆蓄退藏費月金幾圓於那六十日傳習

之黃吻鬼者何可如我詩華老渾揮寫秀麗零



箋斷練亦可爭購競求沽之哉沽之哉而不舍之先之生不厭價廉

不顧廢其家塾使我不得教育英才悲哉如那

迂儒萬年學術不值一文先生好罵他人然恐中其毛疵

業醫而無買藥者亦似先生以其少識字甘為

村兒師這老鈍怪物使之為修身口授而可

使之教單語綴字而可然猶傲然自以儒居畢

竟田舍役者邦俗謂俳優曰役渠常言吾隱逸

吾靜退吾固不欲居都城雜道中與賣字鬻文

者相伍但當山中高卧善一身耳聞渠幸有二

頃田足喫麥飯菜羹故為此大言以嚇儉父俚

語所謂家有敝帚享之千金之類那個怪物經

學陳熟文詩藝膝使之往繁昌地方不過立尿

被巡查呵出壹銖罰金耳然尚區長某輩囑之

撰先人墓誌銘某院愚僧使之作募緣簿序真

是好笑稱揚那怪物而不購吾斷練零箋不可

惜哉奈人嗟亦命矣悲哉悲哉其妻在傍勸

諭道君之嘆息亦不值一文不如趁早開化以

得月金之愈也先生作色道鄉誤矣維新以建



效明餘論 卷一 目錄

丑為第一月，時尚嚴寒，密花未蓄，况庭樹豈有  
開開花之理開化開花園音相近近先生偶談因復嘆曰：束修不  
至家不償，通吾已矣夫！他日歌而過小學，曰：法  
兮法兮，何我之衰！教師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  
日曜日放學，一夥學生飲一酒樓，行盃幾巡已  
醉矣。一生立舞藝妓調絃按歌，及興酣趣奇，他  
生代舞，更歌道苦兮苦兮，學校生諳記諳誦，腦  
心心情雖似似猥雜，遊嬉遺懷，不過這樣也。則與昔  
時書生之高論傲語，偃蹇迂野，至于破家頽產，

愚風大有逕庭，拔小學俊秀送之中學，又致于  
大學校，別有醫學局為醫生而設焉。

病有寒熱虛實之辨，藥有溫涼補瀉之別，經絡  
部分臟腑官能，非習業之精窮理之明，則不能  
從事于此。醫豈易為哉！今此論一二如夫充實  
病而誤投補藥，衰耗症而或與瀉劑，則可立而  
斃矣，不唯是已。某腑受病，何膜閉塞，是之不察  
妄施治術，不致夭折也者，幾希。漢醫榮衛益氣  
之論，邦人墨守古方之流，空誕粗拙，無益于開



效月餘誌一

化 朝旨無論產婆藥舖可誤生靈者雖醫人  
非經官之試驗一切禁遏不令鬻其業至仁如  
天不可仰而崇矣乎然而庸醫拙工有苦其檢  
束者真可憫矣真可笑矣

余嘗著育嬰新編將梓未果憂邦俗有洗子惡  
風也近聞函館人某上表蒙准建育嬰社官令  
某為社長拜權少講義說諭愚民以救其弊難  
波亦繼有此舉余聞之喜而不寐億兆蒼生遭  
際至治眈然之恩無所不洽可期而待也

余言西醫合信氏之在支那著書也藥則收人  
葭黃連以代機那術則取用銅錢刮血法其所  
著雖出于示漢人以醫術概畧其心志公明無  
可偏私者如此且如種痘舊法始見于醫宗金  
鑑而土耳其傳之入英西人之深切于技術可  
以見矣獨異 我邦醫人之執拗曰古醫方曰  
折衷家曰皇朝醫東垣也丹溪也于唐于晉無  
不各立流派也迷執陳奮如守祖遺青蘊學之  
鹵莽術之拙劣不亦宜乎

效月餘誌一



效明錄論田餘醫書論卷一

記嘗有故幕醫官某問予道傷寒論中有梔子  
鼓湯方鼓字形相似故謬所云子鼓者何物余忍笑答  
道不是鼓改耳鼓也者香鼓子字當連上讀山  
梔子是也其人曾無慚色顛預首領道其然聞  
化世界無這不學之醫豈不懿耶  
進退之便無買藥者衣服之華無請治家况於  
浮輕謂謔半為斧柯婆業幫間醫耶文明之化  
至矣哉有一醫生讀布令書蹙眉道依此則吾  
儕無糊口地如吾未習四書句讀幼少從師受

傷寒論句讀資質奇繼不能記得師不得已授  
以方極類聚方下次日夜誦讀尊奉古方試之  
實事隨症施治者有年于茲人皆稱良醫君而  
孰不稱良平生以謂吾事足矣今而有此令吾年老大  
豈忍更甘讀洋書欲彙讀不能與其誦縣廳受黃吻兒  
之試驗寧吹笛術按摩術耳鼓不吹容在傍諭  
之道君醫術在行一朝忽換方向或似破齋面  
然代吹笛苦勉學洋術詎患難詣焉生道予談  
矣予雖鈍物勉勵從事請則或請但奈不信洋

效明錄論田餘醫書論卷一 十一



效明川餘論  
醫論  
田舎齋昌記卷一

術何地常言內景機關、人身窮理、不過解剖、死  
屍以見其位置部分、畢竟紙上空論、要非動物  
窮理、非潛人之肛裏、觀其臟腑也。此輩開口發  
此愚論、豈得  
試、豈如吾輩經驗施治、實于休復言容、冷笑  
道、君言似有理、然不開化、亦甚且、僕亦粗聞醫  
理、試有問、有人于此、誤傷動脈管、出血不止、則  
若何術救之、生、曰、火鑊烙其管口、曰、而出血尚  
逆、則如之、何、鑷出脈管、以線結紮、管過之、容、曰  
如委中尺澤等、則可、然請問、設破齒根、動脈亦

猶結紮人之咽喉、歷醫士默然、容乃道君之情  
懂如此、吹笛最宜

養蠶

蠶之生于世、曠古邈矣、皇朝則一日肇于稚  
產靈神、一曰生保食神、支那則軒轅氏妃始飼  
之、其詳不可得而知也、迨至周代、蠶事寔備天  
子諸侯、必有蠶室、有后妃齋戒躬桑之禮、蠶事  
既登、分繭、稱絲、効功、以共郊廟之服、蠶桑之可  
貴也如此、然而八蠶三繭、祭然詳于載籍矣

文明餘誌 田舎齋昌記卷一



我邦土壤肥沃、穀禾豐美、冠于萬國、而亦宜于  
桑、故一以扶桑名焉、自古昔來、結帛繅繭為所  
產之逸品、是以邦人無不皆勤苦盡力于此、七  
維新以降、歐米諸洲來航、如比隣、珍重皇國  
繭絲、實如珠玉、於是戶々競作、人々爭製、千萬  
航輪海外、乃如蠶種、亦從而為貿易第一物、而  
製種之利、幾倍于繅、所以養蠶家多、好製種者  
也、今除邦內所用、航送蠶種、亦降二百萬負、云  
桑樹之性、好引溫素、故宜擇多雜砂石地、而樹

越前國 越前縣 越前郡 越前町 越前村

焉、武之荒川沿界、毛之利江近側、拓開砂磧、競  
植桑林、綠條掩映、遼豁聯連、不唯數十里、以宜  
于桑于繭也、如毛、為村、利江中之一大洲、名  
于桑蠶久矣、村人自稱水場、邦俗謂出精良有  
蠶種地為水場  
号、養蠶長者、輕視他之後製種地、謂之場、宜不  
于桑土地  
是為場連然如武之秩父地、屬于荒川原流、土  
地狹隘、不得沿川植桑、而土性多雜砂石、尤宜  
于桑、故郡民以桑蠶代米麥、安樂營生者、幾百  
年矣、繭絲上好、冠于國內、世間至帛之精緻者、

越前縣志 田舎桑蠶記 卷一



概以扶父名蓋以是耳以其有限制不能隨意  
 製種與土地狹隘之故所出雖不至多數種之  
 精良比之諸方水場決難軒輊云因思羽石信  
 之國古來名于蠶桑而如羽之米澤小出宮坊  
 白兔石之伊達信夫等或泊阿武隈川或夾溪  
 流信之上田白下則側于千曲川地固屬于砂  
 礫而土性凝厚不似彼行步沒脛軟沙瘠土由  
 是推之如武之熊谷兒玉等蠶事益盛則本場  
 之名當高于天下也此等之理須讀泰西農學

識

凡糞桑宜豆宜淋蔭樹草新葉曝乾宜酒糟不

取耐宜之如良伊山寺魚製種多者糞價亦

有至數百圓金者相種者多喜蒼青色不喜黃

色赤色灰白色而罕知種之精力充實在葡萄

色者且如其色雖不無因土性者或當因糞之

何如而變焉則概論之拘矣善驗者而自知

植物之性益先于動物焉蠶自引溫素樹而生

所以嫌寧塞忌濕冷也與公桑蠶室風戾桑葉



以飼之古今同轍不亦妙耶故凡營蠶室宜擇  
豁開地面築造高敞要務使空氣流動焉室面  
東方引得旭日益佳在丘崗樓閣得西北方為不  
佳近日坂東地方有儘通此理者其築蠶室規  
模宏壯最高大者棟長約二十餘間徑七八間  
高六七尺其小者無不至橫十餘間徑五六間  
高二三尺者葺屋以瓦或葑或言以葑最佳以  
其值酷炎不似瓦應灼爍受得熱毒也凡養蠶  
者室中皆掛寒暑緘室之屋下數尺正面向背

作牖寒則闔之熱則開之以為引空氣之便蠶  
室之營日月咸昌高聳雲烟斜映日華村邑相  
連遠近迥望莫不所向而在焉亦是昭代之偉  
觀也

記月令曰具曲植筐筥曲蠶箔也植架架箔柱  
也本邦飼蠶多是編竹如床約衡三尺長六尺  
許無脚鋪薦盛蠶乃所謂箔也插入之架架數  
等間隔如階子便于出納箔以撒桑即植也俗  
曰古迥瑪



蠶生七八日初就眠為之一眠一眠五六日而  
二眠六七日而三眠又六七日四眠々起七八  
日乃蕪邦俗作蕪用稻藁或細薪初生至蕪大  
抵三十七八日或四十日為蠶事畢又五六日  
而開蕪收繭後七八日蠶絕化為蛹又八九日  
蛹化為蛾繭十顆而蛾九蛆一是為九分蛾八  
蛆二是為八分以下同之製種家至八九分為  
豐四分以下為歛

予嘗觀宋時養蠶圖其製種壁掛束藁撒著蛾

蓋生種後手搯藁以取蓄也迂拙可想我邦  
古昔製種其詳雖不可得而知近古以來撒蛾  
於厚紙生種紙大約衡七寸五分縮一尺一寸  
五分以小角木如柝子界畫紙綠四方防蛾外  
出紙一頁約用蛾百二十至百五十則種無罅  
隙云近官制限定製種數令措工製紙頒之邦  
內以納稅無蒙准證則不得私鬻所在有大惣  
代有世話役司其事蓋慮放製多數貿易之際  
有折本頗產者也恤民之疾苦意深矣然以一



時不得逞其慾或有感頰怨訕者蠢愚難曉如此或言江河之決不可手防非遭虎害不知虎之可懼使其自由製鬻取敗之後知朝旨之可仰不亦可耶此是不救孺子入井之說耳如本年買粗惡蠶種而焚之雪國辱慮後來豪商處措裨于文明者有焉可賞哉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則老者足以衣帛古昔養蠶專為養老而必於牆下恐其妨禾穀也皇朝亦然課民系漆上戶桑三百根中戶二百

根下戶一百根見于田令上戶即上農上農而

樹桑僅三百株耳如諸葛武侯蜀漢宰相而桑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言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則

桑蠶多寡古今之異可以徵矣古昔則租稅微

庸代器用易衣巾多用穀粟以賤金貴穀也及

至後世民俗漸奢靡室屋之華衣服之美食則

選精粢嘉肴飲則謀芳茗美醞婦女之香奩首

飾至吹彈歌舞之所用萬般經費非穀粟之可

能給得焉於是乎民始賤穀而貴金矣既已貴



金人々無不願多蓄此物乃見金多者則呼且  
 那且那邦遭金乏人則稱其許其許其卑有金者  
 雖無器量先人行無金者雖有智慧喚放屁金  
 之為德其盛矣乎開港以還航種輸絲護金之  
 多者每年不降于數千圓金不播麥而樹桑不  
 耕田而養蠶如山鄉僻地懇山拓林競樹爭糞  
 故雖年豐穀禾不廉雖山深薪炭尤匱且以緜  
 車所用亦夥薪炭價貴不唯什倍然穀之不廉  
 薪炭之匱亦足以觀我邦蠶事之盛也

有與立談者甲道人之怠耕專事桑蠶唯欲儲  
 金不貴米麥未有甚於此時自今而往一朝遭  
 年不登寧銜楮幣而死麼乙哂道休矣野蕃郎  
 何出這不開化語不有風流牛生麼如那牛氏  
 公卿士庶至車夫馬卒何人不愛其風流而賞  
 其滋益老實翁嗜之造治郎甘之朱門妃嬪喫  
 馬章臺娼妓啖馬蒙家太太裏店老婆無別孀  
 娃玉池醜婦歷齒莫不啣其甘肉嘗其腴味也  
 是之不食偏思劣性米麥甚矣不知世變思令



戶々牧牛逐日蕃息以代米麥則年無荒歉民  
 免飢餓雖有堯水湯旱又復何憂豈不妙麼然  
 則禹之過門不入舍可愛老婆而去亦是無益  
 之勞言未盡甲道如牛肉充食可延壽命則有  
 理但林盡山秃薪炭不繼奈何可小量曰有石炭  
 在焉曰石炭鑿盡何物代之從鑿從出養蠶者  
 焚桑枝枯桑足矣說到焚枯桑心胆俱小曰奈其有限何  
 乙道牛肉生喫亦佳甲咭々道如兄言不能煮  
 繭製絲也嗚呼田野觀之徒或有為此說者

井蛙管見不知世界之大可憫笑哉

前人詩曰粉色全無飢色如豈知人世有英華  
 年々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而不施於  
 顏有飢色辛勤如此而不知有綺羅裳已理綃  
 帛徒供他人之服身穿苧麻送了生涯則昔時  
 農家之陋蠶婦之苦可緬想矣而今也異焉聞  
 蠶婢一月雇錢有過于六七圓者蠶事熱間  
 或有不梳頭日決不至有飢色故既畢其功髮  
 則委篋頭娘衣則託截縫家粉面朱唇嫵媚來



往或有揚柳樓月息歸時况於新婦小姑買羅  
購錦至費若于圓金不復村家景况也

縑車之製一人對一車者雖外邦或類似焉故  
今不詳其狀近日器械製縑漸行于世有用蒸  
氣者有以水者有人手操作者器有大小之異  
巧思雖不一樣要皆縑之精緻與尋常縑車所  
製者夏隔毛之富岡出于官之所肇是為嚆矢  
而伊世等共研社次之蔓延于遠近諸國云  
富岡製縑場則以蒸氣旋轉縑車有督官統焉

有巡查警馬擇妙齡女子五百人以充之只見

驕然送響砰訇雷奔萬聲寥亮工女同起齊整

旅進位有法明眸皓齒情思不一有眉秀神

清冰肌似梅者有細腰窈娜纖弱如柳者海棠

癩燒壯丹豐艷菊之妍態桃之紅臉恰為春萼

秋葩競妍一時想凡在此場多是種痘過女不

復見那痘疤容擺面驚髮黃之夜及或評曰與

風流陳娘子軍一般此場所製之縑精緻無比

其成于玉腕素手所以有光澤也諸方製縑所



有休暇日梳髮行遊新俚曲日可知那兒縹緲  
娘婀娜姿態意氣揚文明餘輝及縹緲兒其意  
氣揚亦宜矣

村劇

錦慢故時喝采同萬千看客凝雙瞳新人瓦洩  
紅禪臭村老淡和清淚流陰險誰容祐經惡孤  
忠皆愍鬼王窮拆鳴鼓響收場處人海波頽古  
社風

副丑痘疤傳粉班賀頭却似姐娘顏村正兒子

義經好一齣聲高安宅關

這是在吾年十八觀村劇詩也距今三十餘年記  
以見時世之變耳

村里演劇或於祇園會或於社賽日有依例者

有臨時者戲場多於社境或寺院廣庭設焉如

依例者必有定期舞臺看棚管絃鐘鼓至惟幕

倡衣之屬一々設置不欠一物而至淨瑠理家

歌者絃師吹笛擊鼓者流請于京府招于他鄉

或有村間少壯嗜其藝者則請師來肄而任其



事隨鄉俗不同也。遭風雨順氣候和則酒肆  
 舖與鄉人謀先醪金若干稟官蒙准發起以為  
 街賣之因是出于臨時者臺棚勾欄草率趨工  
 不堪鄙朴凡鄉優本無專門者農高餘技所謂  
 田舍役者耳官禁不令售其業則復歸本業是  
 以鄉村子弟請那役者來謹受訓誨摸倣演搬  
 謂之振附振態也附授也謂授與訓練使之會  
 得其姿態情趣也故自介白脚色至啼笑之狀  
 舉動之態掉頭拗肩揜手扔脚訓誨之法莫不

百方竭精焉習者亦可謂語之而不惰者村間  
 所演多是古曲忠臣庫千木櫻之類拋鋤而摸  
 判官磯馬而扮阿里亦與今時村兒之晨詣小  
 學講習勉勵者異焉

嘗遊一鄉村觀其肄劇所演箱根靈驗只見一  
 夥丐兒飛奔出來各箇揮棒直向飯沼頭上  
 齊打下四面如雨飯沼雖脚蹙蹙疾避捧左接  
 右應拌脚捉手縱橫投擲弄毬也似這時昏黑  
 不辨人面來得湊巧筆助見這形勢不問一二



大喝捨隙，驀地跳入，抵東觸，而手搏脚踢，恰如

翔隼攫禽，又似疾風拂葉，衆丐一聲叫，敵不得

四散奔潰，飯沼為作怪狀，叫道：「在那一邊不知

何者筆助闖見道，認得語音，不是郎君筆助麼？」

郎君麼語罷，筆助便近前跪，一肥兒扮筆助當

跪而不跪，振附叫跪，筆助道：「今朝飽喫蕎麵，腹

滿跪不跪，得看客開笑。」

一鄉相集，議演劇，里正坐在上頭，伍長以下逐

次兩傍列坐，其狀儼然，與議救荒，治河一般，里

正呼振附詢：「何曲最佳？」振附道：「凡劇無賽于忠

臣庫國姓翁二曲，相公與衆位請擇焉。」伍長愆

應，決演忠臣庫振附道某賢郎，宜佳兒某令弟

宜勘平判官，則誰由良，則某如里正郎君，音爽

體便究竟，宜扮寺岡平衛里正，睜目叩席，道默

之，那馬僧兒尚且扮由良，々々是鹽治氏家老

寺岡隸卒，耳吾家奕世里正門地，最高演劇，屬

戲，豈使吾兒為隸卒，耶遂不畢議，而散人傳為

唾笑事，亦在三、四十餘年前，氣運一瞬而改，今日



非復昔日無不物而事而開化則看棚不嗅新  
 人放屁舞臺罕見副且痘疤且以雜劇勸善懲  
 惡之益優千相撲散樂官准其公然為業於是  
 乎鄉優競磨其伎不啻假笑乾哭極妙至其尤  
 者曉吟詠嫻歌曲通琴譜茶經亦不鮮乃田舍  
 稼者非復野蕃樣故每遭年熟蠶豐商農豪右  
 協議為一大舉招來京優而優負少則或雜鄉  
 優於搬亦不甚見其醜云然則此伎之盛不亦  
 鳴鳴郡縣開化乎

# 富壽

蒙本發兌書林

東京隸所四丁目

保部屋太良兵衛





